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六

錢唐倪濤撰

金石題跋

錢塘厲鶚太鴻

武林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相時以開山住持僧西天高達摩實理板的達

之請於延祐己未春三月建西天寺至正壬辰燬
於火戊戌王之子儀同三司浙江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頒行宣政院事節制諸軍
便宜行事達識帖睦兒顧瞻感慨捐俸鼎創以繼
先志更扁上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同祈皇帝萬
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提
點僧公哥古魯住持智明普照大師依仁屹刺識
巴講主監造朝列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

都元帥于應辰大元至正十八年十月初三日置

右鐘在

烏龍廟

西天元興寺在吳山西南清平山之東與鳳凰山相接
宋故宮芙蓉殿也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江浙行省中
書左丞相贈太師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為西僧高達
摩實理板的達建初扁曰西天至正十六年壬辰燬於
火予達識帖木邇仍為是職捐俸鼎創以繼先志扁山
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寺僧公哥古魯依仁屹刺識巴

等題紀其事於鐘上蓋鑄鐘之年即勅寺之年也按元史康里脫脫世祖時入宿衛於武宗仁宗有定策功曾輔武宗為中書右丞相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開杭城通江河以便商旅明許復齋作元史闕幽惜其澤不廣於天下而獨被於吾浙賢相不竟其用仁宗之過也其子達識帖睦迺以至正七年來為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是時江淮盜起使為達識帖睦迺者輯和民人訓練軍實繕城池以

固圍選將材以禦敵收苗軍之用而撫以威信識淮張
之詐而討以大義則紅巾可無躡浙之虞白駒可無據
杭之禍奈何賄賂滋彰庸懦日甚始則倚完者為重以
拒士誠終則受士誠之欺而殲完者卒至薇省沸浪禾
中飲鴆生無功以報國死何面以見父烏在一寺之建
能繼先志耶貢禮部師泰玩齋集有建寺碑載高達摩
實理板的達居山中久一旦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
之秦隴間者蓋已百餘歲矣達識帖睦爾重建時又於

殿左剏屋四楹奉祠先生割田供祀皆可補此記之缺
夏大理時正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宫寢殿基為尊勝
寺和寧門基為般若寺後殿基為小仙林寺垂拱殿基
為報國寺與元興而五至正壬辰七月寇至郭萬戶屯
羅木橋東營與對敵士民咸登望江亭以覘寇退命軍
士焚之是寺之燬即至正十六年士誠逼杭達識帖睦
邇棄城潛遁時也既燬而剏僅及朞月士信且拆白塢
以築城五寺又遞湮矣今遺趾已不可考獨鐘存萬松

嶺烏龍社廟中題字陽文在藥間上下俱鑄作蒙古字
吾友丁處士敬身拓得墨本命予考證予嘗登鳳山之
原空林胥井觸目蒼涼不謂鐘簾尚存兩朝廢興之感
備馬故為之書

按政內脫脫諸名乃載錄
鍾款故存其舊後做此

陶南邨書史會要云達識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官
至江浙行省太尉知讀書能詩大字學釋溥光小字
殊有豁力

鐵四太尉詩并序

鐵四太尉在吳山東嶽廟廡下宋名中興觀像凡四軀
擎拳瞋目醜怪駭人相傳江中浮來郡人有怨爭凶隙
者則迎而詛之案凌彥翀拓軒集有吳山東嶽廟化鐵
四太尉疏云吳山東嶽廟鐵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
福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災危以鐵肖象
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有欲假為用者一夕託夢於王
子澄曰吾欲助國將作吾新像以離於此已而果為國
用子澄識其語不忘果蒙神祐動止協吉欲求衆力圓

成庶見神功昭著彥翀為至正末人像當重鑄於此時
不知何年復增鑄一軀為五方之神俗名鐵哥而敝
俗不可息矣

岱宗長五嶽秩祀百代舉仙釋爭傳會幽渺竟難距臨
安宋行都寓祭亦名旅四尉知何神封號侯爵序治官

乃范鐵面目黑如柜謠傳汎濤江風掀出沙渚奇事神

降莘里俗文詛楚慎匪金人銘誕將木甲侶

泰山上有木甲漢武

帝時神也見應助漢官儀

唯有避俗翁皎皎載玉楮當年著靈功志

在捍疆圉不為錢可耕不為金可煮願鑄為五兵廓如
埽烽炬報貶重肖彤爭傳夢中語斯事略足徵諾舉儻
見許衝寒過琳宮虛廓竄松鼠

焦山古鼎詩

已見前集
第三卷

古錢詩二首并序

已見前集
第二十卷

武林龍興寺石幢詩

唐開成二年陀羅尼石幢處士胡季良書

寺為梁發心院唐改龍興宋改祥符在杭州城西

舊基廣袤九里後漸沒入民舍石幢在夾牆空塹
中明季忽放異光居人捨宅重建去今祥符寺里
許矣

王鞏隨手雜錄云錢王有外國頗眩伽寶方尺餘
置龍興寺佛髻中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
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涼颶沈河橋斜景筍屨踏青豆垂牆匡古寺門半闔千
年十寶地湫隘屋廬雜九曲何處尋

東坡有祥符
九曲觀燈詩廢塹

塵鳴蛤石幢妙章草下有舍利納立神捧蓮趺光氣夜
歆欲遂令婦子棲儼化栴檀塔吾儕好奇癖往往臭味
合丁君敬身尤勇銳辯證紛駁逕乍睹增雙明久讀繞三
匝濡紙脫其文可供硬黃搨問年值唐李逾歷幾腰臘
城中易黑灰此獨未摧拉瑩無苔蘚生古色對磨衲許
醉聲聞酒乘月再提榼

武林吳山麻曷葛刺佛詩并序

麻曷葛刺佛碑

在寶成寺

朝廷差來官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伯家奴發心喜捨淨財莊嚴麻曷葛剌聖相一堂
至正二年月日立石

麻曷葛剌佛在吳山寶成寺石壁上覆之以瓦元至正
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
案元史泰定帝元年塑馬合吃刺佛像於延春閣之徽
清亭下輟耕錄亦稱馬吃刺佛蓋梵音無定字故也元
時最敬西僧此其像設穉惡可怖志乘不載觀者多昧

其所自故詩以著之

寺古釋迦院青滑石如飴何年施斧鑿幻作梵相竒五
采與塗飾黯慘猶淋漓一軀儼箕踞努目雪兩眉赤脚
踏魔女二婢相夾持玉顱捧在手豈是飲月支有來左
右侍騎白象青獅獅背匪錦幪薦坐用人皮髑髏亂繫
頸珠貫何纍纍其餘不盡者復置戟與鉞旁紀至治歲
喜捨莊嚴資求福不唐捐宰官多佞辭我聞劉元塑妙
比元伽兒搏換入紩闥祕密無人知此像琢山骨要使

千年垂偏翻諸佛名難解姚秦師游人跡罕到破殿蟲
網絲來觀盡毛戴香火誰其尸陰苔久凝立想見初成
時高昌畏吾族奔走傾城姿施以觀音鈔百定鴉青披
題以樸檄筆譯寫蟠蚪螭照以駝酥燈深盃明流離供
以刲羊心潔於大祀犧紅毳交膜拜白傘紛葳蕤琅琅
組鈴語逢逢扇鼓馳到今數百禩眩惑生淒其但受孔
子戒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對曰臣已受孔子戒漫書膽巴碑趙子昂延祐二
年奉命書膽巴帝師碑膽巴華言秘密訪古為此作聊釋怪譎疑

八月十八日同丁敬身游龍華寺尋石壁上宋人
題名登慈雲嶺觀永壽院宋仁宗佛牙讚吳越摩
崖篆字

城南丁隱君嗜古有神契山心本清虛詩骨不柔脆約
我緣江行驕陽竹傘蔽迤邐峰覆釜參錯樹排薺斜徑
通烟蘿仰見巖壑麗雙林昔傳公全身此中瘞漁竿亦
通禪蕭散久順世入門松影轉殿址秋草翳釋子茅蓋
頭供客馥叢桂舉似藕絲燈莫辨蕭氏製

原注蔡條鐵圍山叢談錢塘龍華寺有傳大士真身
塔及敲門椎誦金剛經拍板藕絲燈三物藕絲乃梁
武帝時物也所織紋實華嚴會說法相有天人鬼神
龍象宮殿之屬政和後索入九禁

唯聞蒼壁下古字徧深鋏驚喜極逾量綫路怵子細披
荆復拜竹習勇我能繼下窺臨伏檻上覩攀埤垵向無
剜苔人堙沒八分隸弓韞祠高禰牲玉祠上帝卦滕遺
園壇仁祠想禮絕其他紀游者北南宋更遞完好十得

五姓名屈指計汗簡不可磨沈碑反為贅猶令後來輩
抉剔認書勢

原注紀游題名有司馬池周駭潛說友徐理等南郊
齋宿題名有京鏗袁說友李壁陳自強錢象祖謝深
甫張巖等缺落尚多

體勞坐少休拭汗翠霏袂嶺路近見招餘氣鼓尤銳江
色懸虛寮泉花滴螺髻仁皇頌金骨排儒說滋弊大書
摩雲根作偽殆如寢

原注永壽院石上刻宋仁宗佛牙讚七律一首考宋僧法雲翻譯名義釋舍利下亦引此讚其詞鄙陋蓋假托為之

偉哉武肅勲伐山行旅惠不獨築塘木爰合既未濟森然垂玉箸尚紀卯申歲英雄冑臣賊圖霸聊自衛首題礪山朱如裂昭諫皆

原注慈雲嶺崖上篆刻云梁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泥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勒

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共
四十九字田氏西湖志止載首十八字考單闕為梁
朱溫開平元年沿灘為乾化二年甲申則後唐莊宗
同光二年蓋吳越武肅王所題

所得俱不訾何啻三品幣重來攜匹紙羶推拓次第當
作天龍游窮搜發幽滯九日以為期勿悵巖扉閉

武林艮山土神廟碑詩

同樂城耕民游艮山山在城東北高可二丈許蓋

土阜也旁列古松三四晚風肅然殘雪在地卧殘
碑已中斷讀之不甚了了乃元艮山土神廟碑大
德己亥紹興路儒學錄古杭沈德章記并書廟不
知毀於何時作詩紀之

皋亭雪未消數峰粲可數城陰艮其背有此山戴土牽
拂無事朋共探風物古晚寒閉漁村斜陽入蔬圃疎松
時一響似喜我輩撫徘徊去仍留斷碑記祠宇惟存豬
兒年髣髴辨某甫斯人今安在閱世如過羽社翁一尊

酒寂寞罷歌舞明年梨花時再尋比韋杜沙河春水生
看客曳柔櫓

江都縣吳尋陽長公主墓銘跋

右吳舒州刺史彭城劉公夫人故尋陽長公主墓志銘
閩縣丞危德興撰在江都興寧鄉近羅素心明府家佃
人掘地得之乃五代吳太祖楊行密女也母曰王太后
即生睿宗溥者陳澹吳楊氏本紀信都芳淝上英雄小
錄徐鉉吳錄邦溝要畧吳將佐錄諸書皆不傳考歐陽

公史司馬公資治通鑑吳檢討志伊十國春秋並無舒
州刺史劉某其人志第云先君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
麾幢於江夏惟劉存事太祖破杜洪有功進鄂岳觀察
使與江夏有合公主所下嫁意其為存之子惜名字遺
佚爾通鑑稱存為泌陽人此云彭城以郡望也公主之
薨在順義七年是冬徐溫卒知誥專政十一月甲子改
元乾貞誌中大夫稱大卿夫人夫字亦缺筆蓋為避行
密父愆嫌名而然如周草窓所載興唐寺鐘題誌至金

光祿大御史大銀青光祿大直去夫字尤可怪也公
主長子祚官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俱可
補入十國春秋楊氏起羣盜據有江淮可云一時之傑
不再傳而嗣主庸懦授人以柄僅擁虛器丹陽宮之禍
子孫無噍類焉主薨於無事之日得有誌銘以傳於後
不可謂非幸也已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七

錢唐倪濤撰

武林磨崖續攷

仁和趙氏小山堂拓本

武林諸山磨崖載於西湖志者已錄於前集一百十卷矣志中頗有遺漏今依小山堂所藏拓本是正之以補湖志之譌缺云

南山

賈似道題名

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賈似道領客東元嘉史有

之廖瑩中黃公紹王庭來游子德生諸孫蕃世侍

楷書

四行字
徑二寸

王廷老等題名

在水樂洞 湖志
止載石屋一刻

睢陽王廷老伯敷錢塘吳君平常甫大名王頤正甫

昭武上官塏彥明臨川王安上純甫同游熙寧癸丑七

月已未

正書五行字
徑一寸五分

祖無擇等題名

祖無擇沈振元居中□光熙寧乙酉孟秋晦日偕游

篆書五行
字徑七寸

朱文公題名

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南歸重游鄭君次山
園亭周覽巖壑之勝襄回久之林□之余方叔朱耀
卿吳宣之趙□父王伯紀陳秀彥季良仲喻可中□

來
行書十六行
字徑二寸文右行

梁安世題名

梁安世次張鄭口次山來淳熙癸卯口月初四日

正書

五行字徑
一寸五分

游茂先題名

建安游茂先行按浙東晚宿慈嚴元符二年八月二

十六日

行書二行字徑
二寸文右行

周之祥等題名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周之祥履中何志同彥時

黃策子虛來游

正書 四行字
徑二寸四分

尚綱題名

尚綱字中裳

正書 二行平
列字徑九寸

左有二月十五日五字

右有辛卯題三字

錢武肅王排衙石詩刻

在鳳凰
山頂

王

上半段已斷
止存一王字

南一劍定長鯨

帝匡扶立正聲

輝爭不仗神明

建瑤壇禮玉京

常藝不曾停

恒傳寶藏經

今為顯真靈

來鎮上清

正書
九行

字徑二寸上半截已斷失
止存下半截四十三字

右摩崖縱橫俱三尺二寸上半斜缺詩前有序十

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書字徑一寸前半漫漶不可

識讀至第八行下截有仙聖所居必有禎祥之事

持現

十二字

第九行下截有址已周宮庭旋建聊題

諷詠以

十二字

第十行下截有之首口此上宮七言

八韻十字

湖志云七言八句者誤也

御教場石刻四通

一磨崖縱一尺二寸橫尺一寸正書四行每行六字

漫漶已甚惟二行登口亭石衡四字三行元豐已

未四字尚存

一磨崖縱三尺三寸橫二尺五寸餘正書六行每行
十二字字徑三寸惟首行淳祐乙巳夏秋之交八字
次行口雨靡神不告五字四行亭啟祈三字甚明餘
俱漫漶不可識

一磨崖縱二尺四寸橫二尺三寸行楷七行每行八
字字徑二寸五分其文曰口口口年仲冬口口口
會口口者口口轉運使將口口口舉鹽香周口民

望轉運判官□偉紹□知軍州事蔡□□□□

一磨崖縱一尺八寸橫一尺正書皇宮牆三字字徑五寸

佛說四十二章經跋

以下二段係西湖所刪者今補錄於左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鬱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措紳鉅儒若富公弼賈公昌朝輩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三十二分至今蛟龍蛇虺翺翔踴躍挹之而疑其飛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跨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
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鑄石龕山下作江河湖間曠代
絕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
四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
淡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
中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盡其大哉惟衆賢舉墜典
而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是經雖微
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明其趨一也時聖宋紹興已

卯冬十一月旦跋西蜀布衣武翔撰

觀世音經像贊

贊曰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
瞻仰歎佛功德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二聖早還
京闕天眷共保千祥四海晏清兵戈永息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法界衆生同霑利樂時紹興二年歲次壬
子中元日記

北山

龍泓洞鑿佛題名

□山清信弟子滕□□□□敬捨淨財於石室鑄
造彌陀□尊觀音勢至伏□身恐有多劫冤愆今生
故悞伏願□不□之勝因滌累劫之債□時廣順元
年歲次辛亥四月三日鑄記

小楷八行
字可五分

大元國杭州佛國山佛像贊

永福楊總統江淮馳重望於靈鷲山中向飛來峯上
鑿破磨崖石現出黃金像佛名無量壽佛身含萬象

無量亦無邊一切人瞻仰樹此功德幢無能為比狀
入此大施門喜有大丞相省府衆名官相繼來稱賞
自一佛二佛悉起模畫樣花木四時春可以作供養
猿鳥四時啼可以作回向日月無盡燈烟雲無盡藏
華雨而紛紛國風而蕩蕩願祝聖明君與佛壽無量
為法界衆生盡除煩惱障我作如是說此語即非妄
至元二十六年重陽日住靈隱虎巖口伏謹述口大
都海雲易菴子安書丹

元僧楊璉真伽克猷肆毒神人共憤乃刻已像襍諸
佛中明太守陳公鑿去其頭大快人意而像贊猶存
尚為名山之玷今備錄其詞以識惡跡亦冀後之君
子擊而去之爾覽者勿與題名諸刻一例觀也

飛來峰鑿佛題名六道

靈隱禪寺伏承大功德主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
浙等處行尚□□左丞相□□荅失蠻布施金□□
重裝佛國山諸佛菩薩聖像所集洪因端為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萬歲皇太后皇后齊年皇太子千秋仍祈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者至大三年九月日住持僧□□謹題

大元國□□榮祿大夫行宣政院使□□夫人謹發誠心□捨淨財命工鑄造□金剛手菩薩聖像一尊端為祝延聖壽萬安保佑院使夫人福祿增榮壽命延遠家眷安和子孫昌齡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日建

□□大將軍前淮安萬戶府□□管軍□楊□全妻
朱氏發心施財命工鑄造阿彌陀佛觀音大勢至聖
像三尊祝延皇帝聖壽萬歲□至元二十□□□□
丙午日吉辰建

大元國功德主徐僧錄□□等命捨淨財鑄造毗盧
遮那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三尊端為祝延皇
帝萬安四恩三有齊登覺岸者至元二十九年八月
八日宣授杭州路僧錄徐□□潭州路僧錄李□□

大元國大功德主資政大夫行宣政院使楊□謹發
誠心□捨淨財命工鑄造多聞天王聖像一尊端為
祝延皇帝萬歲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四恩總報三有
遍□法界衆生齊□佛道者至正壬寅二十九年七
月仲秋吉日題

總統所董□特發誠心施財命工刊造觀音聖像上
答洪恩以祈福祿增長壽年綿遠者大元戊子三月
吉日題

賈似道題名

在龍泓洞

咸淳丁卯十月十八日賈似道以歲事禱上竺回憩

於此客東元嘉俞昕張濡黃公紹王庭從子德生侍

期而不至者廖瑩中

正書六行
字徑六寸

蘇子容等題名

在飛來峰

蘇子容李端臣蘇浩然彭知權蘇□之曹潛夫熙寧

□□六月初九日游

正書五行
字徑二寸

□公□題名

在飛來峰

□公□□卿楊□□之慶厯六年七月十二日來

正書

四行字
徑三寸

蘇子容等題名

在飛來峰

子容濟翁□聖潛夫潛叔元卿平叔守道熙寧丙辰
八月癸巳自淨慈南□下天竺過靈鷲遂游靈隱而

歸

正書二行字
徑一寸五分

搏雲二大字

在飛來峰

搏雲 華亭孫克弘書

篆書字徑八寸
款正書徑二寸

金剛經
卷七
賈似道題名

在天竺

賈似道此以歲事禱靈隱迄幸有年飯僧已因過此

山吳子聰束元嘉邱復亨俞昕廖瑩中張濡黃公紹

王庭從馬子德生諸孫蕃世侍僧法照德寧時舉妙

寧俱咸淳三年歲丁卯十月望

隸書九行
字徑四寸

款賓臺三大字

在天竺

款賓臺

正書字
徑八寸

卧雲二大字

卧雲

正書字
徑一尺

靈洞二大字

靈洞

隸書廣二
尺長三尺

才翁題名

才翁題名洞中

正書二行
字徑三寸

趙伯衛題名

趙伯衛牧口游口口興巳卯口月十七日

正書字徑
一寸五分

年月字
徑一寸

清虛洞天四大字

清虛洞天

篆書字
徑一尺

開襟二大字

開襟

正書字
徑一尺

東坡寶成院賞牡丹詩

在吳山寶
成寺中

蘇子瞻賞牡丹詩

春風小院却來時
壁間唯見使

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
憑君說與春風知
年年歲歲

何窮已
花似去年人
老矣去年
崔護若重來
前度劉

郎在千里熙寧壬子芳春吉旦東坡題

正書六行
字徑三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題跋

朱彛尊竹垞甫曝書亭集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道詆之謂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持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

已被焚稱舊本為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來雪名者蝨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於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據以銀錠世多以此驗其偽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錠未據之先賜本之僅存於今者矣法帖之傳於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

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於蟲其
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葉
之篆即至點者不敢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
於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本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
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
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

金史卷八
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觀銀錠未據時生面宜為鶴皋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叙跋

石刻鋪叙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叙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據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

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榻絳帖二冊光彩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烟至今攬我心也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

傳為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
毛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碑皆能伐其
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
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
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塘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
載槁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

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
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冑來賀登
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
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
三年來守吳郡裝為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
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
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
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為祕閣修撰江東運

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德
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
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
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
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
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已七十年不覺感愴余按周益
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魯登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
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

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
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道輩之晦澁詩所云昔我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歟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
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珂排纂
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
俞氏書有感識於卷末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蒼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

肇於次仲章草原於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
草變於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於真書不舉作
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
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
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
今之傳本出於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
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
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

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
奏之外未大行於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於寶泉述
書賦注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之
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
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宋榻黃庭經跋

褚登善於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
方朔贊三種而已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

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
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
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
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鶯之後傳刻者衆漸失
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束中審視之似離橫逸生面畢
露殆汴京名手所鐫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楔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

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為爛溪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頴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於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於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

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
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前後符合竊疑是冊即
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
眼錄然則楔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
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楔帖肥
瘦攸殊褚廷誨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

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
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抵書
家率以瘦本為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
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
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學蘭亭故
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
出於肥本者也帖今藏爛溪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於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於坐以予觀袁伯長跋楔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

於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觀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歟抑薛向所藏石歟要之肥瘦適中弩啄生勁勝於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窮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板字有潤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

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厯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楔帖行隸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冊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楔帖二石藏編修姜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楔帖

者必準於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廬有云碑刻不
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為斷予嘗嘆為知言二本
側掠弩趯不為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
愛玩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
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楔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
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

金定四庫全書
卷八
存項予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錄諸石康熙壬子夏
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
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
移入墨妙亭子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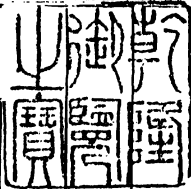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
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
裝界得此遂為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

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
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弓爾然楷法已畧備
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聖教序跋

鍾山紀壁子客於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榻聖教
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激跋尾激字如瑩建
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
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嘆此冊紙墨

絕妙當知為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為不爽鉢兩馬甲寅春槩子東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子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貢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九

錢唐倪濤撰

續書體論

東吳顧炎武寧人甫日知錄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
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
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

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
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
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
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字也以文為
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
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
本字者孳乳而生

孝經援神契
亦有此說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

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象類造作異字
千名以上

許氏序說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
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
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

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

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

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
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
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戶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
盛說遂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
說張徹說

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
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
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

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引詩江有汜速下引書旁
速辱功倬下引書旁救倬功倬下引詩亦鳥已已堅
下引詩亦鳥堅鄭康成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
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
從

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卽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

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鋤字當之無由字以粵字當之無免字以紈字當之

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棐訓為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為坡訓為市土威為姑也為女陰毆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

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
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臯
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毆禽辱為失耕時叟為束
縛挫拙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臯人在屋下
執事寔為十六日月始虧荆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
遠於理情乎武墜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
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
合者也訓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

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

得行

食貨志亦云

又

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

劉姓所以為字也

光武告天祝文引識記曰卯金修德

為天子公孫述引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

守而乙絕卯金也

是古未嘗無劉字也

魏明帝太和

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

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

無斌字也

趙宦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錙今按漢書卯金刀之

識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面並作劉無鎔字

徐鉉校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文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水之類亦鉉等所加也又云諸字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下亦鉉等加也

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

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
恂唐韻所加

眸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
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書傳必以本
人名冠之方不混於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
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

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曰

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

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
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
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
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
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
尚書而已晉書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

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

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

春秋三卷

註云梁有十三卷

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

宗天寶三載銘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

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

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製有異於

當今傳寫寔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草必在從宜尚書

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

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正義曰就古人體而

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

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

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
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梟倣呂氏所鏤本
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
之列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
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歟

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
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暉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

晁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

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讀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也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年字盡奉旨用漢急就章字

十字文

十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云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十字

並使興嗣為之又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
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遠
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
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
一千字文也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
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
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遠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
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

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

山堂考索同本

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是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

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為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

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

之令廩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
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晉書郗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
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
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
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
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

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型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埽地矣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

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
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諍雖與子弟書疏
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柳
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
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
張觀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古人之謹
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玄道為長史君

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
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譽
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繼餽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繼
者莫知其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繼嗣位為景
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繼而史記宋世家元公
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繼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繼即

景公也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謂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註未及正

黨錮傳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

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
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
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
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
平縣西四十里陟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
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

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

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

五代史唐本紀同

新唐書地理志太

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勲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點畫之訛而已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十

錢唐倪濤撰

六書疏略

錢塘馮李驊天閑著

卮言 摘略

此書雖疏小篆實為楷書而設以楷書偏傍點畫多與
六書不合必讀說文而後形聲意義始不為俗譌所
誤故正文之後附列古通今通俗文譌文四項其本

書形聲不同而音義互見者為古通其本書所無而經傳所有者為今通其雖見經傳而疑於六書者為俗文

周氏字原云六經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作楷書今世所傳反襟俗體以此

其俗通於正而點畫謬誤者為譌文蓋以六書決之而五萬餘字雖所未睹孰得孰失皆可揣而曉也故說文為篆隸之本字中之經

唐韻四萬集韻五萬皆有畸今且六萬矣

六書之說詳見周禮注疏漢藝文志許氏本序及通考
諸書茲不具論唯是古人制作一字有一字之義後
人不求甚解但云從厶聲而已

穀梁范注某地作厶

見有論字義者便詬之為王氏之學夫王氏誠有不
免於穿鑿者以其不細考說文而好為臆說也

如霸主西金炎初赤色之類

其實古人論理論事必兼六書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庠者養也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五書云詩言志易有風火鼎禮之饗者鄉也春之言蠢秋之為愁也其他倉雅之文不可枚舉考亭或問亦嘗言欲於四書字義再加闡發諸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慝為惡匿於心勿為旗腳三軍全凭指揮種種疏解皆於六書音義的確不易

昔朱子讀易至字義猶有精力早衰未暇整頓之恨

小學字義不明於格致先訣起手一項工夫却要講道理豈非便是邈等駢故切切於此歷二十年晝夜寒暑疾痛而不忍釋思為造就人材者稍作涓埃之助也

諧聲必兼會意方見制字之義六書故云心之所為志乃先儒誤以諧聲為會意如其說則从心从支聲亦可謂之志乎或因改云心之所注為志夫注即之也又安得但有聲而無義乎

許氏注例有七部首建形部字諧聲故先云从△形次云从厶聲所謂形聲相益謂之字也雖祇言形聲而會意假借轉注皆在其中且有魚象形指事者昔人譏許書詳於諧聲而略於四義非也

聲魚形者蝨從彡形也聲魚事者柴用柴奈也聲兼意者儒為人需也聲魚轉者雕以周密轉為雕畫也聲魚借者球形似求毛下垂也求古裘字

其曰从厶聲者重在聲也而未嘗无義如璋从章聲

實以兩半合而成章為義是也其但从厶者重在義也然或未盡明言如璫从喬與瓊同而不言从空明之義是也其曰从厶厶亦聲者重在會意又兼諧聲如僂从𠂔𠂔亦聲本以升遷為義而𠂔又聲是也然又宜重會意而但曰从厶聲此必傳寫譌脫厶亦二字今就其義補之如神从申既訓引出萬物則知以引申為會意不但以申之聲是也其曰从厶省者如逐从辵省𠂔走而追之為會意是也其曰从厶省聲

者襲从讎省聲讎即沓故襲訓重也但襲有襲之摛
文以證之鼎从𠂔省而更無鼎之重文以證之然音
義同則从省無疑故於正文无取者則从省文而得
之如雲从𠂔省若但从言則於兩聲襍沓不合是也
其曰讀若△有卽以此字為彼字文雖異而音訓通
者如𠂔之為沓是也有但從所讀之字之義而不从
其聲者如𠂔从君為大藻注讀若威言如縵之文色
非以𠂔亦讀威音是也

古訓△即讀若△者至多詳後

此等皆或增或訂斷不使一字有不解六書之恨其
无證佐確義亦不牽鑿以蹈半山之譏世不乏癖昌
歎者庶其鑒之

古人制字用字有本義反義借義隔義通義諸種故字
从△多有不同其从本義如誼从宜而訓義是也或
从反義如祀从巳而訓无巳是也或从借義如藹从
葛而取其纏綿依附是也或从隔義如進从闕省以

闕从闕本訓登也或从通義如糖从唐唐本訓隄轉訓
兎絲糖之黏似之故通此又以轉兼借者要之反義
以下皆所謂轉也

从△聲亦多不同有直从其義不煩訓釋者如中心為
忠如心為恕是也有曲從其義多其轉折者如憲以
忘憂而从憲碧以青玉而從白是也有古今異音依
今音即失古意者如仍从乃聲乃卽仍本字非讀作
訓難之了是也又有割裂古今二體成文乍觀之全

无義者如𡩇从配而訓崩聲是也

𡩇音魄合圮𡩇省非从配也𡩇即古圮字崩也

至於△省聲尤有不同𡩇从希而曰𡩇省希本𡩇義
此易明也船从台而曰鉛省鉛非船義此不易明也
通長讀之始得

本注詳之

諧聲與會意同為合體成字但合體而其意可想不必
因聲得義則曰會意如音加十為章少在甲下為卑

是也

鄭氏以二母為會意非也如其說則无部可歸矣
合體而就形生意又恰有聲可依則曰諧聲即中心
為忠如心為恕是也

會意與指事亦多相似大都物之實而可睹者為指事
故以上下當之理之虛而可想者為會意故以武信
當之

假借與轉注舊訓亦有未安大都物與事為類而從此

適彼則為轉注物與事不類而以此擬彼則為假借也

正譌从反側取義變形成類為轉注如側山為厓到土為市之屬但此不過轉注之一端不可以此數字盡之有由靜義轉為動義者如好惡轉而可好可惡趣走轉為趣之走之是也有由實字轉為虛字者雖本蟲然本肉之本艸焉本鳥而本毛又本手皆轉為語詞是也有由正義轉為反義者汙為潔康為苛徂為

存落為始廢為置面為背違為暇逆為迎是也

以亂為治不在此例蓋亂本治字煩敵自从攴也
唐室改經溷寫沿誤此等皆亟宜改正者

假借於部母如非之取義于鳥飛相背齊之取義于禾
生整列曷之取義於日昃鳥棲屨之取義於形之似
舟哭之取義於聲之似犬不字至字皆取象於鳥之
上公為不下來為至此假借之正法舊注以令長當
之未確

由命令而平聲為使令由長短而上聲為長幼乃
轉注非假借也

即謂借而毛為而汝借麗爾為爾我亦屬一義也

詩淇與只借室之與曲不必加水作澳有匪只借
匚之非文不必加文作斐皆假借之一端陸深書
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之類是假
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說亦未盡
其形聲相益如褻之取義于采之下歟球之取義於

求之句曲正从履之借舟而生至治之凝釋如久又如飴乃合兩假借成文者可以類推矣

雖兩借而久為形台為聲故在久部非鄭氏二母為會意之說也

大都形事意聲四者書之經也轉注假借二者書之權也不必正形正事正意正聲而因此可以通彼則為轉注本非真形真事真意真聲而即彼可以比此則為假借故轉注有四以又為久形之轉也以上為下

事之轉也由老而考意之轉也由工而江聲之轉也
假借亦有四以、為主形之借也以上爲尊事之借
也父之為治意之借也烏之為呼聲之借也至由麗
爾為爾汝又為語詞是假借兼轉注由天族為攢族
又為宗族是轉注兼假借轉假之用明六書無不達
者矣

字不解義則俗譌莫考如邶風褻如充耳說文作褻訓
衣博裾从衣从采采即保之古文故今文作褻毛傳

盛服也蓋褒大之衣詩意本對上文瑣尾流離而言
言伯叔如此褒然盛飾而亡人窶陋之苦直如充耳
不聞傳寫褒誤作褒余秀在右二音康成遂以耳聾
多笑釋之不思褒乃古文袖字

袖故余秀切又以袖義无當通作在右切此不審
字形而妄讀者

漢書董仲舒傳褒然為舉首正用詩褒如文義刻本
亦作褒是袖然為舉首矣復成何語耶

通雅引家語由何裾裾與漢書樂安裋裋皆重稱其盛服是亦以裋為袖不知裾乃倨之借裋亦裋之譌而作此曲說英雄欺人耳 家語本作倨倨

注釋作裾裾本誤

家訓鷗出上黨色竝黃黑无駁襍也嘗讀陳思鷗賦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鷗雀似鷗而青出羌中集韻音分此疑頓釋不知似鷗而青乃鷗也非鷗也分介相似而譌師古注漢書黃霸傳亦云鷗鷗雀音芬二

顏沿誤矣而丁氏因之案字義鵠善門故从曷能遏敵也鵠从介性耿介也介曷義近故或稱鵠或稱鵠爲訓鳥聚則从紛紜之紛省與介曷了不相涉不從字形求義烏能定其音之是非

說文餐訓吞音駢从𠂔

同殘

取貪𠂔之義重文作𩚑水澆

飯也俗作殮从歹乃𠂔之省與朝饗夕飧別飧音孫从夕會夕食之意詩伐檀首章素餐與檀狃叶末章素殮與輪鵠叶本自分明而釋文於勸餐之殮則音孫

或誤於饗飧之飧復音驂

或誤从夕反

通志因之各有干安

蘇昆二音總不審於奴殘夕省音義故依違无適若此古訓詁家如鄭郭顏陸所謂博洽之選以專門名者矣而猶不免況後來之彥其不奉說文為讀書識字之閭室一鐙也

方言顙鑠盱揚瞻隻也隻乃瞿之譌景純注本訓隻耦案說文瞿从瞿之音義手持佳欲逸走目左右驚視也盱訓張目瞻同睽訓目睛顙即瞻訓目旁揚即詩

美目揚兮鑠即漢書嬰鑠此翁皆於隻耦之解無涉
郭不改正隻之為嬰而直以譌傳譌豈得為肯賢諱
乎

前人於六書但以穿鑿為嫻而忘其為鹵莽之報如龍
耳重聽事出山海經黃氏曰抄云作此書者人也未
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而謂耳聾从龍如邱隴
从阜豈龍在阜朦朧从月豈龍在月駢謂古者人龍
未始不相接泰龍御龍黃先寧不聞之至隴以山阜

長大起伏生動而从龍臚以微雲罩月不甚明朗而
从籠省皆假借法直以生龍當之宜其惑已

又字書疑謔本訓痛反从喜无義雖曰喜聲豈无他聲
可從此古制字之不可解者

駢

謂古字从反義者多

有如祀訓无已而从已願訓不正而从尹之屬但謔

謔从喜乃是𤇑省

說文𤇑
炎也

左傳謔謔出言將被火

傷伯姬宜出非但從欣喜正文不審於六書從省之
法遂不可解其所云豈無他聲可從一語為如寢初

覺而卒不求甚解何哉

又如論豺狼二字諧聲與會意別埤雅以豺為才以狼為良必執字之偏傍以立義則貉之從各狐之從爪豺之从出羆之從區皆何所取獸族中才且良者莫如騶虞天驎虎雖字何以從馬从廌从虫邪詳謂豺以報本而从才狼以善顧而从良古人制字偶取一義非論其全也貉以北方別種而从各狐以哀吟而从𠬞省羆以狸伏而从偃省豺以尾短而从廌省固

均有取也若駙虞之駙本訓廐御其義在芻牧虞古
通娛駙虞性馴芻取娛樂也天麟之義在孝廐為能
効廐鳴者也虎雖之義在佳从雖省尾兩歧似雖能
塞鼻孔也馬廐虫皆部母乃形也而執之以求義元
怪其於六書之旨愈疑而愈遠矣

又如止戈為武左有明徵說在許氏數百年之前正六
書會意字夾漈必歸之諧聲既極論以義取文為書
之失又以為古武有作戊又作戩戊之前亟象執戈

揚盾之義可見象形亦自有義戡之从習有習用干
戈之義又以掩戡之戡不當用襲表字則何不云戡
从習聲則自相矛盾而不覺矣又云武之从止亦猶
戰之从單音善戡之从琴戡之从聑戡之从癸皆聲之
諧夫單琴聑癸為戰戡戡戡之聲固也獨不曰戰有
殫力之義戡有戡力之義戡有藏聑之義戡有取象
終葵之義皆从省法義在聲中字總无有聲而无義者如
徒以聲而已則戰何不从善聲作戡戡何不从六聲

作戔戔何不從七聲作戔戔何不從鬼聲作戔邪大
抵前人於形聲易解處仍自依義立說至不易解處
即但依聲立說此便於鹵莽者耳顧以儒先義理解
字為徒勞用心其與沒字碑相去幾何

岳珂程史載王荊公熙寧中誤字說行之天下蘇東坡
曰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
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无以應驛
業犇乃後起之字不可並訾六書麤訓行超遠原王

行速為義行速則氣痛故轉訓粗壯耳況八百里駸
牛又未嘗不疾奔乎字說固多臆繆然豈得因噎而
廢食邪

字說未見全書諸家所載如論詩毳衣如莢云莢
初生其裡赤色故从炎不知莢字本作荊从荊蒺
初生剡銳也莢即从荊省若从炎赤為義且與次
章如璫複矣王氏亦不細心說文故多為世所譏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十